

无梦千秋

陈源斌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572
YB2

无梦千秋

陈源斌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无 梦 千 秋

陈源斌 著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2.375

插 页：2

字 数：250 000

版 次：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4 3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530-8/I·466

定 价：5.45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这部长篇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当代社会色彩斑斓、新鲜别致的现实生活。

古亦峰因旧仇新怨而遭厂长报复，将被开除或受发配。他被迫就范之际，却绝处逢生调进了法院。他在政法界纵横捭阖，施展身手。两人再度相遇，厂长已成阶下之囚；吴道文素受女性青睐，他在情场春风恣意，屡屡得手且频频易人。他借助亲戚力量，占用了内招大学名额和谋任了炙手可热的团总支副书记。然而，就在洞房花烛前夕的春节这天，他却悄然服毒自杀；苏天成侥幸调进局办公室，一场因男女私情酿出的夜半命案陡起波澜，使他受到牵连，从此佳境逆转。经过一番苦苦挣扎，他战胜了明枪暗箭，即将奔赴京城就学……风云诡谲，沉浮沧桑。这些“人人眼内所有，却又为常人笔下所无”的生活场景，作者娓娓写来，处处鞭辟入里，读时不禁令人手心汗出。

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生动真切的丰富细节，简洁明丽的独特语言，兼并一炉的可读性和文学性，将给读者以巨大的艺术享受。

序

江 流

十年前的安徽文学界，曾以皖军自诩，在文坛上也确有一定影响。此后，湘军、西北军等纷纷在文坛上崛起，光芒熠熠，声势夺人，而“皖军”之名则渐趋阒寂。

其实这不是什么阒寂，而是正在代谢规律中重新孕育与嬗替。

如今，安徽老一辈作家们，有些虽然仍在扬鞭奋蹄，积极与时代的轨迹合拍，但特别可喜的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年轻生力军，已经脱颖而出，驰骋江淮，前途正未可限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面对这种新的势头，令人非常振奋。譬如登泰山而观日出，临钱塘而迎涌潮，有谁能不欣喜雀跃呢？

如果看不到这种新的势头，或不愿意看到这种新的势头，仍用多年前的老皇历来衡量安徽文学界，那未免就要闹出瞎子摸象的喜剧了。

且以陈源斌为例。十年前，陈源斌连处女作也未出现，当时“皖军”中有谁听说过这位小青年的名字呢？然而就是这位青年，从1980年开始发表短篇，进而在全国各刊

物上林林总总，四面开花（详见他为本书所写的后记），源源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这虽然不必说什么一鸣惊人，但至少是显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即以最近二年多的时间而言，除了若干中短篇之外，他一举连续完成了约五十万字的两部长篇。第一部是《汨汨圣人血》，第二部就是这本《无梦千秋》。在这两部书中，如古人所说，“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乍视之似有支离烦杂之病，细观之前后钩锁，彼此照应”，其实结构相当精密。特别是圣人镇以至千秋县的芸芸众生，为求他们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挣扎于当今社会上的层层“关系网”中，犹如钻窟打洞，见缝插针。作者娓娓写来，处处鞭辟入里，读时不禁令人心手汗出。因为书中所写，也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司空见惯的事，恐怕谁也不会觉得陌生。但虽系人人眼中所有，却又为常人笔下所无。这些生活琐事，一经作者提炼为文学，读后掩卷反思，却不能不令人志忑了。文艺作品烛幽显微、振聋发聩的功用，于此可见。

总而言之，要掌握当前安徽文学界的脉搏，就不能不拭目展读陈源斌同志这类处于上升趋势、日益为读者熟悉的青年作家的作品。

第一章

1

太阳殷红如血，缓缓西沉，苏天成盯着它看了一眼，觉得很有点象征意味。现在是六点过一刻，正式学习时间是七点半，可是侯尔瑾局长要他提前四十分钟到会议室。没说什么事，他也没问。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苏天成沿着渐趋静寂、不断泛出初春寒意的街道向前走，心里嘀咕着。有的人尽可以颐指气使，而另一些人，比如我，则只能象头羔羊似的乖乖俯首听命。

在二楼走廊上，苏天成隔着窗玻璃，看到了他所熟悉的又瘦又长的身影。日光灯光芒炽烈，把侯尔瑾上下挥动的手臂拉长歪曲了，夸张地印在糊满白纸黑字的会议室四壁，象一个巨魔，翩翩起舞。苏天成走进半掩着的门，哦，侯尔瑾正在撕墙上的那些字纸，他回头招呼一句：“来啦？”苏天成

“哦”了下，立刻明白要他早来是干什么的。不等吩咐，他也朝墙壁动起手来。

这活儿很不轻松，好多地方得拿手指一点一点往下抠挖纸片。现在侯尔瑾应该正确估价所用浆糊的数量和质量了，当初他曾不止一次对此表示过怀疑。往墙上贴这些东西时，侯尔瑾根本没打算有今天，他似乎要让它们与墙壁融为一体，跟这幢楼房一样享年久远。墙上贴的都是大批判文章，对两个人的愤怒声讨，宋旺、梅成炉。他们分别是本局的统计员和质量检查员。宋、梅二人十多年前造反时朝侯尔瑾来过这么一手，他们特地为他弄了个批判专栏，还借他名字的谐音，拼出“沐猴而冠”四个字。批判专栏设在熙来攘往的十字街口，一期接着一期花样翻新，那四个字则不断变幻耀眼色彩，请过往行人从容消受。他们对他干的可不止这些：几年前侯尔瑾挪移资金造住宅，宋、梅二人联名向上写信，把事情捅了出来。人们总得为自己干的事付出代价，苏天成边用手指抠挖墙壁边想，所以后来有了侯尔瑾对宋、梅两人的清算；所以，这会儿侯尔瑾象做贼似的，背着人把他对那两个人的清算文字艰难而痛苦地亲手撕毁。

苏天成已把临街的墙壁清理出一小块，这是关于宋旺扯旗造反的事，有点轻描淡写。侯尔瑾把重点放在对两人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的追溯上。往下是写宋旺的曾祖父，这是个不太起眼的小地主，但已为后辈埋下了殷实富裕之种，宋旺祖父则把它发达成绚丽灿烂之花。苏天成花了五分钟，把这些也从墙上弄掉了。

现在苏天成清理宋旺的父辈。这可是绚丽之花结出的一串巨硕果实；宋旺的父辈们均毕业于国民党高级军校，父亲

是少将高级参议，死在战场；两个伯父一个叔父都是曾经实权在握的中将军长，一伯一叔现在台湾，另一伯父寄住美国。这些早已湮没的历史被一页页掏腾出来，浓缩到一张张纸上。这是对宋旺清算的核心，篇幅巨大，贬斥词句闪烁凛冽寒光。侯尔瑾想要人们明白无误地知道，这两个家伙的扯旗造反与人民为敌，有着极深刻的政治历史渊源。苏天成把时有红笔叉掉人名的批判稿迅速浏览了一遍，不由产生另一种想法：这个倒霉鬼不仅自己被剥了个赤身裸体，还被挖开祖坟，让人们在光天化日下，尽情饱览其中的骷髅尸衣枯槁白骨和腐臭气味。他摇了摇头，把这念头跟白纸黑字一道消灭。

那边侯尔瑾也干好了，那是关于梅成炉的部分，活儿轻松些。梅成炉与宋旺恰好相反，他曾祖父是个遐迩闻名的大富豪，祖父手里家道中落，父亲则是个晚境凄凉的破落地主。这一切当然不妨碍移作梅成炉现行作恶的背景。这些也从墙上消失了，四壁恢复了早先的上白下蓝的黯淡色彩。

七点过一刻，他们把地上的垃圾也清理完了，这时侯尔瑾说：“好了，就这样吧。”

苏天成还是“哦”了下。等侯尔瑾洗完手转来，他才朝洗手间慢慢踱去。侯尔瑾脸上有种神情，使他确信这会儿自己还是免开尊口为妙。他仔细揩洗指甲缝里的尘垢，足足呆了有五分钟。出来时，他看到了朱干事。朱干事进门那一刹那显然愣了一下，进屋后他已恢复如常。职工们陆续来了，几乎都象朱干事一样，在门口来那么一下。七点半整，苏天成打开了点名册。

每晚七点半的学习会，是在清查运动后，在一次动员会

上由侯尔瑾宣布定下的。每周五次，有点雷打不动的味道。迟到缺席将以旷工论处，停发工资。假如宋旺、梅成炉这么做会怎么样，贯以对抗运动罪名而后开除公职？可惜这两个人吓坏了，没胆量这么试试。苏天成每念到一个名字，底下便响亮地应一声。但是今天有点不对劲，声音懒洋洋的。他想，他们心里大概都转瞧为啥会议室忽然恢复原貌呢。接着他想，不知那两个主要当事人，宋旺和梅成炉，对此有何感慨。他念到了这两个名字，没有人应答，他又念了一遍，依旧无声——今晚他俩缺席了。

侯尔瑾说：“现在学习，先由朱干事读党报。”他的声音听起来与往常没多大区别。

大清早，办公室有种忙碌景象，朱干事桌上摊满了资料，他在弄一份表格，他是半个月前开始弄它的，每天填写几个数码，在侯尔瑾恰好走进门来时填写。表格上报最后期限是半个月后。苏天成认为这人是个坐办公室的天才角色。

苏天成在拟稿，关于宋旺、梅成炉的免职报告。这是他在十个月前提的建议，但是，包括侯尔瑾在内，都拿狐疑的目光盯着他。他们相信受审查者只能处分一次，免职也就彻底解脱。而侯尔瑾正满心满意把两个对头送进监狱，至少也得开除公职。从那时起，他们有点不信任他啦。十个月以后，他们忽然意识到，这才是给予宋、梅二人以实质性打击的唯一有效措施。这当然很愚蠢。而他此刻遵命坐着起草它，则更加愚蠢。大好时机早已痛失。

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朱干事熟练地抓起了笔，对准表格跃跃欲试，但是他把笔又放下了。脚步声虽然很急，却不

象是侯尔瑾。来人进门了，果然不是。

朱干事起身跟来人握手，清晨八点半钟的太阳照在他那张热情洋溢的笑脸上。苏天成也伸出手握了一握。这人是县清查办的成员，他们不止一次打过交道：汇报清查运动进度。今天他亲自来这里了，这实在是屈尊降贵。

“请稍等，”朱干事转身朝走廊上走去，“我这就叫侯局长。”

这人摆手制止，说今天忙得不可开交。他把腋下夹着的两只档案袋放到桌上，一副急于离开的样子。

“小苏，”朱干事没有停步，他往楼下指了指，那方向是厕所，他的意思显然要急着去那儿一趟，“你代签收一下吧。”

清查办的人走了，苏天成好奇地朝桌上瞅瞅，档案袋没封口，他抚弄了它们一下，份量可真不轻。他再看一眼，立刻后悔了。这是对宋、梅二人的上报批捕材料，上面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这个不啻噩耗的消息得由他转告侯尔瑾。他又干了一件蠢事。这是他第一次签收东西，还是朱干事吩咐他做的，其时朱干事恰好要去趟厕所。他想了一想，有些恍然了。

这会儿他已能解释昨晚发生的事。上面发了一个文件，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还敞开了跟国民党进行第三次精诚合作的大门。一张纸改变了整个世界。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被统治者一变而为合法公民，他们也能跻身革命阵营，与革命者并肩而立了。说不定他们还更受欢迎呢。苏天成回到办公桌，继续起草那份过时的、必定无效的免职报告。

十分钟后，侯尔瑾走进办公室，他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

档案袋，“这是怎么回事？”他问。

“哦，是县清查办送来的，”他回答说。朱干事还在厕所里吗？不定他正在街上逛荡消磨时间呢，他想。

“他们怎么说？”

“没说什么，只让签个字，”他故意把谁签字这点含糊过去，“当时朱干事也在。”

“哼，清查办这帮高高在上的家伙，”侯尔瑾把材料翻看了一下，悻悻地说。苏天成很庆幸他没朝自己发泄。“运动开始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他们可真健忘！”

你也是个高高在上、健忘的家伙！苏天成在心里说，当初若听他的话，在那种势头上，上报清查办要不了五分钟就会批准，这会儿宋旺、梅成炉正在班组当工人呢！可是你就不肯来一回俯身倾耳。

侯尔瑾把沉甸甸的档案袋锁进抽屉里，苏天成则装模作样地修改着那份报告。他不知道侯尔瑾下一步怎么办，一讲统战，宋、梅二人的家庭背景反而成了值得炫耀的资本。算三种人吗？根本轮不到他们，这头衔一个县也不过一到两个，比他们高几个帽头的造反派也不够格。假如他俩能在统计员和质量检查员这两个其实很重要的位置上耽下去，会有好戏看的！

侯尔瑾去了趟计财室，回来时更加怒气冲冲。他往县清查办挂电话，电话通了，丝丝的电流声在屋内显得十分清晰。侯尔瑾报了自己的名字，对方立刻回说主任不在，他只好把话筒撂下了。

“好啊，天还没变呢，”侯尔瑾恨恨地说，“他们就这么猖狂了！”

“出了什么事？”这回，苏天成可没法再装哑巴了。

原来是宋旺、梅成炉今天上午也没来上班。

“是不是有事刚出去？”他说，“计财室人怎么说？”

“他们都说不知道。”

其实他们都知道，谁都知道。苏天成想。宋旺、梅成炉是今天早上冠冕堂皇地走的，他们来办公室绕了一圈，然后站在走廊里大声问，有谁愿意跟他俩一道去乡下看望病将痊愈的车以衡局长。这话当时他跟朱干事也听见了。

苏天成决定对此缄口。侯尔瑾亲自去清查办了。他独自坐着，考虑起车以衡是否真的病将痊愈。车以衡在一年多前的圣人镇丧葬事件中受到牵连，那种省委书记亲自坐镇的气势，把他给吓坏了，当场猝然倒地，鼻孔流血不止。此后便是半身不遂，长期在乡下的家里卧床养病，几近一个废人。然而这却侥幸保全了他的政治生命，目前他仍然是邮电局长，而侯尔瑾其实是以副局长的身份，主持全面工作。假如哪天清晨车以衡满脸红光地走进这门来，苏天成瞅着侯尔瑾的那张大办公桌想，这屋子里顷刻间，怕就要来一阵大乱啦。

临下班时，侯尔瑾从清查办回来了。他让朱干事通知下去，从即日起取消每晚的政治学习。接着，他转向了苏天成。

“免职报告拟得怎么样了？”他问，“嗯，你可得抓紧点。”

古亦峰在菜场旁边的商店橱窗前站住，这店刚开张不久，卖日杂百货，橱窗里整齐有致地摆着样品，还嵌着一面半人来高、锃光闪闪的镜子。他端详着镜子里的这副嘴脸，想把它仔细弄清楚：副连级飞行教官？路教工作队专案组长？轧花厂政工干事？它曾经是过，现在都不是，眼下它已经一文不值。只有一点确凿无疑：镜子里的倒霉鬼名叫古亦峰，恰恰是他本人。

古亦峰扫视一下四周，他可不想被人当做一个对镜自赏的傻瓜或精神病患者，四周没人注意他。他乐得继续在原地流连。他的冤家对头叫张永祥，一个看起来既愚蠢又固执的家伙，实质上可不是那么回事。事情得追溯到第一次路教，张永祥跟驻点大队妇女主任睡觉，是他揭开了那床热烘烘、又骚又腥的被子。他以此要挟上调队部专案组。仇恨就是那回结下的。此后张永祥不断送洗剥干净的田鸡肉孝敬他，每次都掺有一两只剥皮癞蛤蟆冒充的赝品，使他饱享鲜美之余，生出一身疮疥。路教结束回轧花厂，古亦峰把跟自己争夺住房的厂长赶走了，张永祥由公司调来继任。刚开始他俩甚至能够精诚携手合作：张永祥给他一套住宅，他则帮对方顺利当选工会主席。这回是他弃毁盟约：他没及时向工人兄弟打招呼，结果张永祥只得了向自己投的一票。当时那杂种倒挺沉得住气。后来，乘他一次外出开会之机，张永祥让把公章

留下。张永祥攥住公章就把它永远留在了自己手里，然后用他是个未经正式任命的以工代干为借口，拿掉他的政工干事头衔，把他赶出办公室，让他要么滚出这个厂，要么下去当一名警卫去乖乖看守厂区大门……就这样，他被对方出其不意的一击，给彻底打垮了。

古亦峰转身向菜场走去，他的两道眼晕青中发黑，让人一看就相信过于缺少睡眠。恰恰相反，他不是睡眠不足，而是日复一日地大大睡过了头。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且告状无门以后，他已有好长一段日子无所事事。他的最亲密朋友，除了苏天成和吴道文，就得算是家里的那张木床了。每天太阳高悬他才起床，懒洋洋地踱来小菜场吃早饭，然后跻身于臃肿不堪的退休老头和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行列，跟小摊贩们掂斤播两，计较着分分厘厘，借此把整个上午混过去。午饭后，他上床一睡就是日落西山，然后，就象这会儿，在满天霞光中没精打彩地提着菜蓝，来小菜场碰碰运气，看有没有既新鲜又便宜的晚市鱼。

他从洋溢着春天气息的小菜场穿行，绕过一筐筐琳琅满目的时鲜蔬菜，和已成为县城人奢侈品的马兰头、枸杞头、苜蓿头、豌豆头一类野菜，径自朝菜场的那一头走去。那儿专卖鱼鲜，现在正有一群人簇拥在一起。

地上有两筐鱼，古亦峰估计它们出水不足三小时，这会儿仍然泛着水光鲜气。都是些胖头血鲢，每尾大约三斤上下，正合烹调。假如放足蒜瓣，佐以豆腐，再加荤油和葱姜一类作料，好火煮煎它两三个钟头，整个晚上怕都是很快活的。古亦峰差不多已经嗅见鲜美四溢的香味了。不过，他并不急，鱼有足足两筐呢，不需要这么拥挤，而且根本也不用挑拣。

鱼主人肯定不是常来市场上干这活儿，面对着挤挨吵嚷的顾客，有点儿手足无措。哦，当然，人们正是嗅着了这人身上的土味儿，才闻风而至。

有个弯刀脸小伙子挤在最前面，正径自朝一只竹篮里扔鱼。他扔了差不多有十几条了，可竹篮仍然不满。这是怎么回事？哦，他有个同伴，正蹲在圈子外面，从人腿缝隙里把那些鱼拾掇到另一只竹篮。

卖鱼人到底发现了，“喂，”他朝圈子外拎着竹篮准备走掉的弯刀脸同伴叫道，“你的鱼还没过秤付钱呢！”

“是吗？”那青年站住了，“你说我白拿了你的鱼？”

青年把背在身后的竹篮举起来，递到众人面前，里面空空如也。卖鱼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嗯，他们不止一个，还有第三个同伙。古亦峰想。

“可是，我刚刚……”

“你刚刚说我白拿了你的鱼！”青年打断他说。

挑拣的人都住了手，转过脸来，有些漠然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

“说，”青年望着卖鱼人说，“你说：我眼睛了，对不起！”

“你……”卖鱼人脸涨红了。青年脸上立刻兴奋起来，另一个同伴也在进逼。卖鱼人下意识地丢下秤杆，但是，有两个老太婆拦住了他，“算啦，算啦，你就说一声吧。”她俩朝他使了个眼色。卖鱼人愣了有三秒钟，终于明白了自身的处境。

“对不起，”卖鱼人有点结巴，语句迟钝地说，“我眼睛了。”

青年们扬长而去，老头老太婆们也松了一口气。

“他们正巴不得你动手呢，”有人用侥幸口气说卖鱼人，“你当然不知道，他们是这一带有名的恶棍，总爱寻衅滋事，跟人打架。”

卖鱼人受了惊吓，懊恼地把火气撒到这群好心人头上，他把他们的鱼全倒回到筐子里，“我不卖啦！”他挑起鱼筐，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市场。

古亦峰幸灾乐祸地瞧着那些发傻的老人们，觉得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真正打起来也未必是卖鱼人吃亏，有他在场呢！他跟着扫兴的人群一道散开，在小市场出口处，他听到吴道文在对面马路上叫自己。

他从马路横穿过去，还晃晃手中的篮子，表示空手而归，“哦，道文。”

“我们公司刚买了台电视机，”吴道文还是老习惯，衣冠楚楚，找不见衣服褶皱，脸上却有种找了他很久的神情，

“已经调试好了，图像很不错，今晚在会议室放，对外可一律保密呢。”

“知道今晚放什么吗？”古亦峰问。电视机在整个县城还算稀罕物，但他可不想混迹于一群傻瓜里光瞧没有欣赏价值的热闹。

“有个好节目，”吴道文说，“印度故事片，《流浪者》。”

这时他们已拐回去过，把竹篮丢在家里。吴道文催促着早点去抢位置，没法在这儿等饭吃。他俩顺着马路向前快步走着，“苏天成知道吗？”古亦峰问。

“哦，我打过电话，打过两次，”吴道文迟疑一下，答